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禮記補疏叙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

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
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
既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
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
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
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
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罔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
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
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

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
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
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
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
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
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中

今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六

學海堂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不好狎注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卽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於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

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棖臬之中央

循按孔穎達謂門有一臬賈公彥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臬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臬之間近臬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

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旣拂臬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致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棖臬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卽棖臬之間非是皇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

不同推鄭之意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爲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三必用二臬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卽中於兩棖兩臬之中央曰中棖與臬之間則中於一棖一臬之間曰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棖而過臬當兩臬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棖與臬之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西闔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

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矣

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循按不察謂目既不明察上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卽先生也

將適舍求母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母固必承將適舍將適舍尙未適舍何遽求主人物意與上不屬竊謂求謂求入也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固辭吾固請或主人有他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疏遠我固請適之矣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謁時言也

長者不及母儂言注儂猶暫也非類雜

循按廣雅儂疾也暫猝也謂不可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儂
儂互不齊也儂互不齊卽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
卒矣漸漸卽巉巉眾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卽以其
猝然也猝然銳出於眾中是非類雜出而儂互不齊也言未
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非類雜
三字與暫義相足

母勦說注勦猶摯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循按毛詩傳摯摯也廣雅摯操也勦取也釋名操鈔也說文
鈔又取也勦摯摯操取義同鄭以摯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詮
禮記傳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曰所不與崔慶

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依是則鈔
乃易人之說蓋人說未終而我斷絕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憲
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擘也謂取人之說春秋
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從刀而勦
從力明矣說文刀部無勦有剗云剗絕也夏書曰天用剗絕
其命力部云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天用剗絕其命今
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說之勦卽甘誓之剗公羊傳云其
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已說謂斷滅人之說
以已之言篡之訓取訓絕義正相輔若謂襲人之言此乃雷
同玩承上正爾容聽必恭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言之

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而附和之均非恭也此剿字爲廣雅剿取也之剿爲說文剿絕也之剿與勦民之訓勞者迥異曹氏辨之甚精勦之訓勞與取絕摻摻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檻持不免於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矧廣雅哂哂皆訓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哂或作矧引三蒼云哂小笑然

則哂乃矧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

言大笑則見蓋讀矧爲齧之假借說文齧齒本也不以爲哂經稱笑

不至矧則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脈訣不可爲醫一
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致
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慎物齊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
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素問之書而不三世亦非慎彼
不能讀書不可爲醫而妄稱爲醫者早屏之不論不議又何
問其三世否也潛邱劄記言元人葛恆齋嘗立說以爲醫當
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
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
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司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
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風木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

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三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雞曰翰音注翰長聲也

循按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鶡雉肥鶡音者也魯郊以丹
雞祝曰以斯鶡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蓋翰音之名本於鳴聲
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
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爲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於
郊則稱天雞以其色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則稱翰音
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今人祀神必擇雄雞之紅色長尾高
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鹽曰鹹鹺注大鹹曰鹺今河東云

循按水經涑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

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漑曰沃鹽鹽池也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灑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循按說文灑漬也字與漸通廣雅染汙也灑汙猶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古之遺意也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

循按白虎通瑞鷩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鶩也注所云說者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鶩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謂兩鶩也非匹有鶩訓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少字之譌